

莫使春光別去

春天正大踏步向我們走來！老杭州人感知春的降臨，往往會說：西湖邊的楊柳也爆芽了！這差不多與古詩中的「寒梅雪中盡，春色柳上歸」的意境是吻合的。春綠江南，春到人間，這些天，人們沐春風，迎春陽，喜春雨，情切切、意殷殷地擁抱又一個春天的來臨！

人們為什麼對新春懷有特殊的情感？因為，這是一個意蘊濃厚的字眼。人生活在希望之中。一個希望實現了，還有新的希望。新年，又一個春天，又一季播種，又一次開始，又一回拚搏，誰不想在這個時候放飛理想的翅膀？人們珍愛春天，是熱愛生活的一種執著，這也是對照冬天的歲月，有比較而有鑒別的一種實際行動。雖然說，冬天的寒冷對於世界，是生命的再生前提和生活的新生要素。這也是一種反襯和折射：沒有堅冰，誰去認可紅梅的爛漫？沒有白雪，誰去判定青松的高潔？沒有嚴寒，誰去仰視喬木的聳立？但是那似乎是哲學的命題和詩人的想像。祇有春天才是大眾的，才是恆遠的，才是為偉人和凡人、詩人和農人共同承認和讚美的。

如果說冬天是一篇哲學，是一則寓言，那麼春天則是一首深邃的詩，是一曲明朗的歌，春天也讓有思想的人感動和感慨。誰不承認春天是美好的？「遇物盡歡欣，愛春不獨我」，詩人的白居易就是這樣說的，翻翻一部唐詩吧，那裡面盡有李白、杜牧、韓愈、李賀們的春感慨。擬著道學面孔的人物，是不是不詠唱春天呢？北宋理學家程顥寫下了《春日偶成》，選成了《選本千家詩》的第一首。過去的私塾中，學生向孔老夫子叩頭後，學詩就是從這一首開始的。朱熹更是有名的「老夫子」，他面對朗朗春光，盈盈春意，也唱了「等閒識得春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的《春日》詩。和尙是講究四大皆空的佛門子弟，也不能不被春天打動「凡心」。唐朝的志雨和尙寫下了這樣的名句：「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

在中國的古詩中，可以看出詩人們從各個角度歌唱春天，從春風、春水、春雨、春草、春柳、春鳥、春

山、春遊、春宵、春眠等來盡情歌唱，進而從欣賞春天寫到珍惜春光。借助春天，品味春色，目送春鳥，沐浴春風，可以感召人性，感受浮生，感嘆世事，感謝生活。這可以說是中外一致，概莫例外的。「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碧樓，忽見陌上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這位女子可謂是個貴婦，但從一縷春色中感悟到人倫之樂才是大樂，生活雖好，但獨身觀春，還不如引車賣漿、販夫走卒這種人家，夫妻終日相聚，瓜篷豆下，粗茶淡飯，一杯濁酒，幾碟小菜來得其樂融融，想來這女人大有「不及民間夫與婦」之嘆吧！

如果這位生在封建時代的女子奈何不了這種生活，那麼現代的那位美國哲人桑塔耶那則更有想得破，甘願為春天俘虜的意味了。他長期在哈佛教書，五十歲那年，春日的有一天在講台上，偶有知更鳥飛來，立在窗格子上，他注意到了，感受又一個春天的到來，他回過頭來，向學生們說：我與陽春有約！衝出教室，開始了他雲遊歐洲大陸之行。生命四季，是我們每個人都共有的，而春天更能開啓人們的感情之源，心靈之泉，英國詩人拜倫有一年春天看見一位盲人在沿街乞討，旁邊還有一牌子寫著八個字：「自幼失明，沿街乞討」。但盆中祇有稀稀落落幾個錢。拜倫同情之下，馬上給他改了八個字：「春天來了，我看不見！」哪裡還有比看不見春天更痛苦的呢！路人一見之下，紛紛給予幫助。這是文字的力量，更是春天的魅力！

春天的意味這麼濃烈，春天的韻律這麼恆久，難怪首次在甲骨文裡露面的形聲字就是「春」，難怪古人殷殷切切地寄語他的友人「此行江南去，千萬和春住」。居住在大觀園中的湘雲更是大聲疾呼：「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別去！」可是事實上春光難永駐，有來必有去，誰也擋不住「落花流水春去也」的結局。不管是落花有意，還是流水無情，都是表現了時間之易逝的自然跡象，像是在告誡我們「莫倚顏如花，君看歲如水」、「花開有時落，為學須及早」之生命真諦呢！是啊，春去春又來，不可抗拒。但是精神上的青春，意志裡的春色，進取中的春光，則當常駐於有志人和奮鬥者的歲月年華裡！

寒食，是一個節令。雖不屬二十四節氣，但也很有名。寒食，是在清明節前一天（另一種說法是前兩天）。寒食，相傳起於晉文公悼念介之推事，以介之推抱木焚死，就定於是日禁火寒食。周《先賢傳》載：「太原舊俗，雲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莫敢煙爨。」其實，寒食作為一種民間習俗早在介之推事之前就出現了。《周禮》載：「司道氏，仲春以木鐸脩火禁於國中，為季春將出火也。」荆楚《歲時記》載：「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古人的寒食節是怎樣度過的呢？古籍也有記載。陸翽《鄴中記》載：「并州俗，冬至後百五日，為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做乾粥，今之糗是也。」又載：「寒食三日，作醴酪，煮粳米及麥為飴。搗杏仁，煮作粥。」范曄《後漢書》載：「周舉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時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月，鹹言神靈不樂舉火，舉移書於介子推廟云。今中寒食一月，老少不堪，今則三日而已。」《古今藝術圖》載：「北方山戎，寒食日用軟糲為戲，以習輕越者。」寒食一個月，對人體肯定有害無益。即使是寒食三天，也不甚妥。民有不堪寒食之患，傳到高層當權者耳中，於是有皇帝、權臣的禁寒食令出現。魏武帝曹操，曾下發《明罰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五日，皆絕火寒食，雲為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每一月俸。」著名文化人有詠寒食詩，略舉二、三家。李崇嗣寒食詩：「普天皆滅焰，匝地盡藏煙。不知何處火，來就客心燃。」宋之問途中寒食詩：「馬上逢寒食，途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橋人。」沈佺期嶺表寒食詩：「嶺外逢寒食，春來不見餚。洛中新甲子，明日是清明。」

寒食小考

寒食，是一個節令。雖不屬二十四節氣，但也很有名。寒食，是在清明節前一天（另一種說法是前兩天）。寒食，相傳起於晉文公悼念介之推事，以介之推抱木焚死，就定於是日禁火寒食。周《先賢傳》載：「太原舊俗，雲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莫敢煙爨。」其實，寒食作為一種民間習俗早在介之推事之前就出現了。《周禮》載：「司道氏，仲春以木鐸脩火禁於國中，為季春將出火也。」荆楚《歲時記》載：「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古人的寒食節是怎樣度過的呢？古籍也有記載。陸翽《鄴中記》載：「并州俗，冬至後百五日，為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做乾粥，今之糗是也。」又載：「寒食三日，作醴酪，煮粳米及麥為飴。搗杏仁，煮作粥。」范曄《後漢書》載：「周舉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時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月，鹹言神靈不樂舉火，舉移書於介子推廟云。今中寒食一月，老少不堪，今則三日而已。」《古今藝術圖》載：「北方山戎，寒食日用軟糲為戲，以習輕越者。」

春訪戴安娜兒童樂園

倫敦中心的肯辛頓公園，與著名的海德公園、攝政公園等齊名，為城中的八大皇家公園之一；由於它左鄰肯辛頓皇宮，右接海德公園，其御園氣派、歐陸情調，將公園點綴得十分高雅。新世紀之初，隨著戴安娜兒童樂園落戶在這座皇家公園，園中新設「紀念戴安娜之路」，自然成為世人紀念戴安娜的地方之一。值此威廉王子將進行大婚之際，公園迎來了遊客參觀的高峰期。

在歷史的長河中，肯辛頓皇宮建立在先，皇家公園設立在後。一六八九年，國王威廉三世和王后瑪麗二世出資買下「諾丁翰豪宅」，請求著名的建築設計師克里斯多夫·雷恩，即今日聖保羅大教堂的設計者，為私宅進行改造，竣工後它名義上仍是私宅，但有著皇宮的氣派，後人將之正名為肯辛頓皇宮。一七八二年間，國王喬治二世為討皇后歡心，特別將靠近皇宮附近的草坪，面積約為一百萬平方米，從海德公園中劃分出來，定名為肯辛頓公園。今日依然有眾多的遊客，將肯辛頓和海德這兩座公園混為一談，全因公園間的分界線不是太明顯之故。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肯辛頓宮的知名度不及白金漢宮，但它也有其過人之處：曾是維多利亞女王的出生及成長地；已故戴妃曾在此生活了十六年；在位的伊麗莎白女王二世的胞妹曾在此居住。目前皇宮正耗資一千多萬英鎊進行為期兩年的裝修，預計明夏竣工，以全新面目向公眾開放。

由於戴安娜曾在肯辛頓宮生活過一些時日，因此在她離世後，戴安娜紀念委員會提議，在公園的西北角，最接近皇宮的位置，闢出約八千平米的面積，作為戴妃的紀念園。設計者們受到東面的著名雕塑——少年英雄彼得·潘的啟發，有意將英國小說家詹姆斯·巴裡在一九〇四年創作的兒童劇《彼得·潘》作為主題樂園。該建議得到兒童心理專家及樂園相關建設者們的首肯後，在上世紀末動工興建。

遊樂場的工程耗資近兩百萬英鎊，場內建造的沙灘、海盜船、熱帶植物以及各式各樣的遊樂設施及其佈局，都是以彼得·潘中的「無有島」為參照物建成的，不過，新型遊樂場內也增加了關愛大自然、保護環境的主題。與此同時，還設有「美人魚噴泉」、「音樂花園」以及「熱帶活動棚屋」等。樂園在二〇〇〇年夏季戴妃三十九歲冥壽時對外開放，免費讓十二歲以下的兒童，在家長或成年人的陪伴下，進入樂園。此外，樂園中有部分遊樂項目，是專門為殘障兒童設置，讓他們分享園中的樂趣。

樂園負責人對筆者說，每逢節假日及夏季是進園的高峰期，鐵門在每小時需關閉數次，以控制人流量。他強調，隨著樂園知名度

的提高，去年進園人數接近一百萬，預計今年將會有新的突破。他個人預見，四月底威廉王子大婚日，正值公眾假期，樂園或會出現不得其門而入的情況。

在與負責人攀談間，三、五成群的孩童在家長陪同下魚貫進入樂園中，隨後便在盜船上攀爬，有的孩童乾乾淨脫下外套和圍巾，在園內奔跑、歡跳，場面異常熱鬧。在肯辛頓公園寬闊的人行道上，遊客們總會留意到一塊塊別緻的、被安放在地下的圓形指路區，區中鑲著玫瑰花的圖案，在花朵邊印著王妃戴安娜的名字，它就是著名的「王妃紀念之路」的指路區，由雕塑設計師愛立克設計，他認為用玫瑰花象徵戴妃再貼切不過。該工程耗資過百萬英鎊，與兒童樂園同期開放。

「王妃紀念之路」長達十一公里，近九十個指路區被設置在有代表性的路徑上。「王妃之路」跨越肯辛頓、海德、聖·詹姆斯和綠色四大著名皇家公園，此外，王妃當年生活過或到過的地方，以及部分倫敦的名勝，也被列入紀念之路中。紀念路徑是經過深思熟慮才設立下來的，旨在讓遊客們在「王妃之路」上散步時，可追憶戴安娜短暫的人生，同時緬懷她對慈善業的貢獻。在肯辛頓公園與海德公園的交界處，是倫敦區紀念戴妃項目的又一點點，冠名為「紀念戴安娜噴水池」。新型噴水池佔地面積為一萬平方米，由五百四十五塊從康沃爾郡運來的著名花崗岩石，疊成一個圓形的流水噴池，池水從最高處分兩路流到最低點，為方便遊人沿池邊穿行，在水池上建有三條小橋。池水流淌的聲音不很響，清澈見底的波浪型岩石，在淺淺的水中顯得潔白無瑕。設計師格斯達遜表示，池中的每塊岩石，都是由電腦控制的機器分切的，務求達到完美的效果。

如今的噴水池邊設有圍欄，進出該建築有鐵門把守，這是因應二〇〇四年夏季連續出現三宗兒童滑倒意外增設的安全防範設施。

時值春寒料峭季節，但見孩童們脫掉鞋襪在池中作樂；家長們則坐在池邊高談闊論，藉此休息片刻。

在春日的昏暮之色中，筆者終於結束對兒童樂園、紀念之路以及戴妃噴水池的參觀，儘管耳邊常響起對工程耗費過大的質疑之聲，但憑著戴安娜對慈善業的重大貢獻，特別是對殘障兒童的關愛，足可證明這些紀念項目建造的意義。

大自然的波動，仍在幼嬰階段。要在幾十秒間公佈週知，並配合完善的應變措施。這方面，日本也是最先進的。除了透過衛星傳媒和網路手機外，它在發佈消息時，同時斷開子彈火車的電源，令其減速並緊急剎車。這種迅速發佈並應變的配套，連中美等大國都沒有。

即便如此，日本這場大地震最後還是釀成大災。地震的確是高科技人類的挑戰，要談人定勝天，還早得很。七級以上的地震，和伴之而來的海嘯，將會成為今後國際新聞的主題。預警和相關配套因應措施，也將成為今後高科技發展的主題。

一次災難，多年的經濟發展可能盡付東流，要在大自然威脅下保住身家性命，比賺錢更重要。



黃山鴨板菜

春夏之交，來黃山遊玩的遊客都可以在黃山品嚐一道美味的黃山鴨板菜。熱情的黃山人會告訴你：「鴨板菜性涼，利水清熱，明目去痰，祇有黃山上有才有。」

鴨板菜，顧名思義，形似鴨子腳蹼，所以叫做鴨腳板野菜，長在黃山上，是黃山特有的一種野菜，喜愛林蔭濕潤環境。原來它屬於傘形科鴨兒芹，屬多年生草本植物，葉柄細長，每一柄有三片葉子，別名三葉芹、野蜀葵等等。這鴨板菜蓬蓬鬆鬆，有點像芹菜的樣子，但不足一尺，聞起來，氣味也像芹菜，有股藥氣，所以有人也叫它鴨板芹。

做法如下：首先將鴨板菜的梗葉掐成一寸多長的段，可從葉尖往下掐，根和老莖去掉。通常祇能掐兩三節，然後將掐好的菜葉和莖裡面來有的泥洗淨，放入熱油鍋中翻炒幾下，如同炒青菜一樣燒炒，但要放入幾瓣切碎的大蒜（起殺菌調味作用），快熟時加入適量精鹽即可起鍋裝盤，這時，一盤青翠欲滴、芹香美味

後，這裡是魚的快樂世界，世界上最多魚的地方。

不是天方夜譚，真可以拍成電影。假如讓迪士尼來拍就最精彩。看過《海底奇兵》嗎？真是好看，拍出我們不知道的海底世界，原來那個世界極為豐富美麗，深海裡的魚群種類如此之多，顏色繽紛，形狀可愛，各有家族，也各有天地，至今印象深刻，真是一部老少咸宜的好影片。

日本人愛吃魚舉世聞名，堪稱

的鴨板菜就上桌了。雖然是清炒，但仍讓人饞涎欲滴。

如果在炒鴨板菜時，放入肉絲、豆腐乾絲，那就更加美味了。或將很辣的紅辣椒切細，拌到菜裡，清香帶辣，也很適合喜辣食客的口味。現在飯店裡流行煲湯，鴨板菜燉肉也是款很開胃的靚湯，青青的鴨板菜的清香和肉香混合，清香味美，減肥清火。

需要注意的是，野菜最好是現採現吃，久放的野菜不但不新鮮，清香味散發殆盡，而且營養成分流失，容易串味，味道不佳，最好浸泡一段時間再燒炒。

而掐剩下的根部可以栽在土裡，仍然能生長。據說在日本，鴨板菜已經成了重要的栽培蔬菜品種之一，而在中國一些地方，也開始效仿其做法了。

中國民間流傳著一句話：三月三，薺菜當靈丹。這時節，薺菜、馬蘭頭、蕨菜等的口味已經有點偏老，鴨板菜就成了夏季時節大自然給人類的美味，它不僅是佳餚，是無污染環保的天然藥菜，同時還能種植觀賞，真是全身都是寶。聽說，到黃山來旅遊的遊客，尤其喜歡在各飯店點這款黃山特有的鴨板野菜。

世界上最愛吃魚的民族。日本人的健康長壽，跟長期吃魚大有關係。愛吃魚本來是好事，但有一樣，卻令人非常痛恨，那就是瘋狂捕鯨。瀕臨絕種的鯨魚擁有高智商，又是哺乳動物。聯合國早就禁止捕鯨。祇有日本人不聽，以各種名目繼續捕鯨，是愛鯨之人的頭號大敵。歐美反對捕鯨的船隻跟日本捕鯨船在公海上衝突相撞，新聞屢見不鮮，錯都在日方。

世界萬事皆有兩面，日本大地震當然是壞事，但是對日本海的魚群說不定是好事。

快樂的魚

福島核爆，日本海大受污染，無人敢吃福島附近捕的魚。有誰最開心，當然是日本海的魚群啦！他們奔走相告，再沒人來追捕了，我們不用逃遁了，我們徹底自由了。不用多久，大海裡的所有魚群，都知道這裡最安全，來了這裡是不會被抓，聰明的魚兒都跑到福島來避難。福島變成魚之天堂，若干年之



都市時尚

豐富多彩的物質和精神生活，使得城市的街頭總是風情萬種，每天都如同萬花筒般變幻著色彩。我不是追逐時尚的人，但並不缺少捕捉時尚信息的機會。朋友聚會，閱讀書刊，早晚散步，我總會及時發現某種時尚：電腦中出現的雷人語言，股票的漲落幅度，網購又覆蓋了哪些新的商品，男女談情說愛又注入多少新的籌碼，甚至是街頭穿著露臍裝、飄擺著彩色長髮的小青年……這些隨時都可能出現的社會各個角落的時尚，就如同我久居的這座小城裡那條狹窄卻悠長的小河——螃蟹溝一樣，在其流動的各個時段和領域，總會有不同的景觀出現。

時尚是什麼？是高度發達的科學技術？是袒胸露背的時裝？是故作姿態的扮酷？都不是。時尚祇是人們生活中轉瞬即逝卻又飄然而去的東西。它類似自然界中的霧、雨、電，沒有人可以永遠把握它，卻可以隨時受用。隨意翻閱時下在全國發行星十分可觀、裝幀極為考究的那本《時尚》雜誌，內中可以說包羅萬象，紛繁龐雜：名車、名表、名模，各種家居用品，男人的腰帶、皮鞋、襯衣，女人的化妝品、手提包、內衣，直至男女保健方略等等，卻唯獨不介紹這些東西的文明淵源、價值取向和製作過程。正像一條涓涓溪流，人們祇看到它從眼前流過，並不知道它的源頭及其流向。

把時間往前追溯三十幾年，改革開放之初，也曾有過許多類似的時尚。那時的年輕人大多穿著喇叭腿的長褲，閒暇時手提型號不同的收錄機，放著最高的音量，搖頭晃腦地在大街小巷穿行，也有的將收錄機掛在自行車把上，在長街呼嘯而過。而今，這樣的街景若再出現，人們恐怕都會不約而同地認為當事人是個瘋子。即便是在「文革」那樣「萬馬齊喑」的時代，也不是無時

尚可談：為數不少的男人戴軍帽，穿草綠色軍裝，再把袖口向上挽著露出一截白襯衣；年輕的女孩子冬季則穿軍大衣，裡面繫條紅圍巾。

自人類文明產生以來，古今中外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會有時尚出現，祇是由於東西方文化背景的差異，時尚所表現出來的形式與內容也迥然不同。如英國人的紳士風度，美國人的嬉皮士習氣，當代一些發達國家漸次興起的「慢生活」和低碳生活方式等。中國人或許在兩千多年封建帝制禁錮之下，入世太深，拘謹太久，因此在不同歷史時期，時尚更顯表層化，更容易被顛覆，甚至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就說美女的標準吧，幾千年來總是見仁見智。春秋時期就有「楚王好細腰」和西施「素手含胸」之說，美女的身材應該是纖細的。到了唐代，「三千寵愛在一身」，楊玉環又作為胖美人被推崇。近代，西施、楊貴妃早已杳無蹤影，瘦著美、胖著美都不過是一縷香風飄過。而我們的祖父、祖母那代人又固守著「連癩」，即女人膝下的「三寸金蓮」。三十幾年前，我和幾位知青朋友重返插隊的鄉下，親耳聽到一位年過耄耋的「摘帽地主」繪聲繪色地說：「現在滿世界的女人腳丫子大得像鐵錘片，不男不女的，當年啊，那才叫蓮步輕移呢……」

當今這個繽紛多彩的大千世界，一切更是瞬息萬變。城市就是個大的音樂廳，樂章、曲調、音符都在變化之中，時尚也在不停地流動著。試圖永遠把握跟隨時尚的人，可能會疲於奔命，他們的心靈永遠不會寧靜，不會有恬淡和陶醉，更不會有人與自然的交流。與時尚相對應的是傳統，傳統是歷練，是成熟和深度，它像一棵歷盡千載依然頂天立地的大樹，根部虎踞龍盤，樹冠龐然如蓋，這才是我們民族的超凡和大器。相對於傳統，那過眼雲煙般的時尚算得了什麼呢？

陽春三月，春風十里，嫩柳舒黃。遙想武夷山巔那棵千年茶王，早該是「老樹春深更著花」了吧。

預警

日本有世界上最好的地震預警系統，在「三一」大地震中發揮了作用，在震前大約一分鐘得知了消息，並通過廣播、電視、手機和電子郵件，在東京發佈。預警不同於預測，預測有推測出現，不一定準確，但預警是在地震中心出現地震時，地震波傳播到預警系統，確定後，預警中心馬上以電波傳送給民眾知道，電波比震波快，這時差就提供了逃生時間。這一分鐘，往往是生與死的距離。

那天在東京，正常播放的電視節目被響亮的警報聲打斷，一分鐘後，第一次強震撼動首都，高層建築劇烈晃動，數百萬人逃到室外。

可惜愈近震中，電波和震波的時差愈少，在重災區，警報和地震幾乎同時出現，產生了不預警的效果。東京距震中遠達三百多公里，地震猛烈度較低。那預知的一分鐘，效用遞減。

最好的預警，也不過如此，可見人類應

付大自然的波動，仍在幼嬰階段。要在幾十秒間公佈週知，並配合完善的應變措施。這方面，日本也是最先進的。除了透過衛星傳媒和網路手機外，它在發佈消息時，同時斷開子彈火車的電源，令其減速並緊急剎車。這種迅速發佈並應變的配套，連中美等大國都沒有。

即便如此，日本這場大地震最後還是釀成大災。地震的確是高科技人類的挑戰，要談人定勝天，還早得很。七級以上的地震，和伴之而來的海嘯，將會成為今後國際新聞的主題。預警和相關配套因應措施，也將成為今後高科技發展的主題。